

◇ 家园小景

江边小卖部

叶 静

阳光穿过窗户，落在母亲身上，她身上的那件蓝色大褂子像是打了一个个黄黄的大补丁。她低头拨着算盘，珠子撞击的声音如同豆子在锅里炸响，她又低头拉开抽屉，拿出一沓铁夹子夹着的纸票子，朝嘴巴里蘸点口水，捻着票子，一张一张地数。阳光一寸一寸爬进来，爬到牙膏、牙刷、火柴、肥皂、香烟、盐、白糖上。白糖盛在一个玻璃罐里，阳光似乎正在伸着舌头舔着糖粒。

我坐在母亲身边的小凳子上，手里捏着一只小杯子，是父亲喝酒的杯子，拳头那么大，盛着白糖，伸着舌头轻轻舔一口，嘴巴里有甜味慢慢散开，过一会儿，再伸舌头舔一口。

母亲是十三股第一个开小卖部的人。十三股，是长江大堤下的村落，起先落到这里的十三户人家，慢慢地，瓜瓞绵延，长成四个村庄，近千人。母亲在江堤下的知青商店当过营业员，是父亲、二叔和巫叔叔合伙开的店。那个店开了两年就关了，二叔和巫叔叔各自分了两千多块钱，父亲捧回的却是一沓账单。那个晚上，母亲的房里传来一阵阵哭声，像大风呜呜地刮，我夜半醒来，风还在刮。第二天，母亲背着包出门，父亲问她去哪儿，她不作声，我哭着撵了一路，看着她坐上了一条船，看着那条船被江水带走了。

几天后，母亲回来了，父亲问她：“这几天你跑哪去了？”母亲把身上的包往桌子上一扔，坐到门口的板凳上，一声不吭。隔壁的李奶奶靠在门口的椅子上，头勾着，耳朵动了动，“安秀，你这几天到哪儿去了？”母亲低声说：“回娘家收些大蒜卖了。”李奶奶望望天，望望地，“哦”了一声。她的双眼瞎了，但她还是习惯看天，看地。

母亲把东边的那间屋子隔出半间，在朝大路的那方墙上做了一扇窗，钉了几块木板当货架，开起了商店。母亲抹着货架上的灰，嘀咕着：“要不是为了还债，我哪会开店？”她低着头，像是对着货架说。父亲坐在板凳上，头低到板凳下。

瓜子、花生刚上市，母亲就收些回来，放到大锅里炒，满屋子香喷喷的，凉透了，再用旧报纸包成一个个菱角包。母亲又蹬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去冰棒厂批发冰棒，码在方方正正的木箱里，用破棉絮捂着，又买来冰块，兑上橘子粉，制成冷饮装进冰桶，推到学校门口去卖。阳光白花花的，她推着板车，身子向前勾着，汗水顺着脸颊砸在泥巴路上，我跟在后面帮着推车，车轱辘哼哼唧唧，弹起来的灰，飞进我的鼻子、嗓子。

我坐在小卖部的凳子上玩，母亲递过来一沓子毛线，让我帮她双

手撑开。毛线在我手上跳，她手里的线团从鸡蛋大小，渐渐滚成圆球。刚开始，我还有些新奇，但绕完一个线团，便噘着嘴不想干，母亲从铁皮桶里摸出一根金黄、油亮的麻花，塞到我手里：“喏，奖给你的。”麻花下了肚，我又乐颠颠地帮她绕。毛线跟夏天傍晚的洗澡花一个色，母亲用它给我织了件新毛衣，胸口织了一只长耳朵的小白兔，我穿着它站到三猴子面前，她新奇地摸了摸我胸前的小白兔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灰不溜秋的大褂子，眼里突然有了汪汪的水。

坐在小卖部的门口，抬眼就能看见对面人家的屋顶，屋顶上有鸟雀飞来飞去，还有黑黑的猫轻手轻脚地走动，像武林高手。路上人来来往往，走路的，挑担子的，推板车的，骑自行车的，开拖拉机的，有人走着走着，突然停下来，朝我家店里望一望，像想起什么，转头继续往前走，有人还会朝我笑一下，他们认得我，可我不认得他们。

小卖部的生意越来越红火。母亲除了去进货，还要种地，要照顾我们兄妹仨，实在忙不过来，想找个帮手，想来想去，想到了表姑的女儿——小玲。表姑十八九岁嫁到江南深山里，生了小玲姐和三个男伢子，一大家子人只有几亩田，日子过得跟他们身上的衣服一样，紧巴巴的。

小玲姐来了，表姑送来的。小玲姐刚满十七岁，一件粉底白花的褂子衬得皮肤水滑滑的，她靠在门边，低着头听母亲和表姑说话，我慢慢靠过去，有一股好闻的香味，是她身上的，我伸手摸摸她的花衣裳，歪头打量她，她摸摸我的脸，又摸摸我的辫子，笑容像篱笆边上开着的栀子花。表姑一遍遍说：“小玲啊，一定要听大舅和大舅妈的话，手脚勤快点。”临走时，表姑一把抓住小玲姐的手，放到母亲手里：“安秀，小玲就交给你了，你就当自己多生了个女儿。”母亲说：“姐姐你就放心吧，我肯定会当她是自己的女儿。”

小玲姐很快学会打算盘、记

账。母亲去进货，她就帮着卖货，没人来的时候，她就扫地、抹桌子、做饭、洗衣裳。她给我扎“马尾”，真像马尾一样蹦蹦跳跳，还给我扎两个“小揪揪”，像是两根小树立在头顶上。我最喜欢她给我编麻花辫，再系上粉粉的蝴蝶结，



小儿乐 周文静 摄

在街上跑一圈，蝴蝶跟我飞一圈，三猴子也跟在后面跑一圈。

母亲过一两天才会回来，晚上小玲姐带我睡觉，把听到、看到的故事讲给我听，实在没故事，便念经似的念叨：“山上有个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，老和尚去挑水，小和尚跟着跑……”我知道她是随口编的，还是让她一遍遍地讲，她的声音越来越低，越来越轻，像微风在耳边吹，有时我还没睡着，她先睡着了，我喊她，也没回应。风从门窗缝里挤进来，呜呜地叫，我把头缩进被子，身子蜷成小小的一团。一天夜里，我从床上滚到地下，迷糊中觉得头磕了一下，生疼，哇地哭出声，见没人过来哄，翻个身，又睡了。小玲姐第二天醒来，在床上不见我，吓一跳，爬到床沿，朝床底下一看，见我窝成一团，“噗嗤”一笑，赶紧把我抱到床上。

大哥、二哥有回为了点小事跟小玲姐吵架，我也跟着瞎起哄，小玲姐气得哭，父亲知道后，二话不说，罚我们仨跪在地上，抄起门后的笤帚，抽出几根竹丝就往大哥、二哥身上抽，二哥被打得哇哇大哭，大哥梗着脖子，咬着牙一声不吭，他俩的腿、胳膊、后背很快浮出一道道红条子，像长长的蜈蚣。我最小，父亲没舍得真打我，只在我手心轻轻拍了几下，我的泪珠子

吧嗒吧嗒掉下来，小玲姐赶紧搂着我，我趴在她怀里，哭得更伤心。

母亲去街上开了个新商店，门脸更大，母亲说：“幸亏小玲帮忙，不然我们的生意哪能做得这么顺啊。”

小玲姐见到人总是笑眯眯的，有人问母亲：“这个姑娘真能干！多大了呀？”母亲明白那人的意思，总是说：“我家小玲还小呢。”来人笑笑，不再往下说。小玲姐二十岁出头了，再有人问，母亲便不再拦着。街上不少人家托媒人上门提亲，母亲总要先打听清楚对方父母的为人，又打听小伙的样貌、品行，觉得不错的，才留下照片让小玲姐看。都是小镇上的人，小玲姐是认识他们的，她总是摇摇头，不吱声，直到看到那个浓眉大眼小伙的照片，她才红了脸，不再摇头。

小伙子的家也在江边，他是江风吹大的，皮肤黑黑的，个子高高的，眼睛里藏着星星。我对小玲姐说：“他长得跟电视剧里包大人身边的展昭一样的，展昭是大侠，是好人，他肯定也是好人。”小玲姐眯眯笑，脸红得像牡丹。

母亲悄悄托人打听了小伙的情况，说他人品正，能吃苦，做人稳当，说他中学毕业后，想去跑电缆业务，家里没本钱，便去亲戚家借，亲戚的老婆猜出他的来意，走到厨房里“啪嚓”摔了个碗，小伙子一声没吭，扭头就走。母亲听说这件事，说了一句：“这伢子骨头硬，不会差。”

小玲姐要出嫁了，嫁的就是那个“骨头硬”的小伙子。母亲给小玲置办了全套嫁妆和里外新的衣裳。小玲姐穿着一身红彤彤的新衣，头发在脑门上盘了个髻，簪了一朵大红花。小伙牵起她的手出了门，鞭炮在他们的身后炸响，他们走到门前的大路上，走向江堤。正是春天，江堤两边的青草绿茵茵的，像连绵的绿毯子，铺向天边。接亲的队伍一路吹吹打打，母亲领着我，站在江堤上，目送着喜庆的人群慢慢走远。三猴子在边上不停地咂嘴：“新娘子好漂亮！好漂亮！”我的眼泪窝在眼眶，窝着，窝着，终于窝不住了，落到地上，脚边的草丛里有一朵黄黄的花在摇曳，好像在笑我。

